

山鄉

巨變下
周立波著



山乡巨变

下

周立波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内 容 说 明

本书的情节是《山乡巨变》上篇一些人物行动的继续和发展。书里描画了一九五六年高级化后的乡村生活和生产，也展露了敌我之间、集体和单干农民之间以及干部好坏思想之间的三种矛盾。这些冲突曲折复杂，波瀾起伏，常常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到末尾，反革命分子终于落网，坏的思想初步得到了改造，农业社获得了首次特大的丰收，单干农民纷纷入社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农村里获得了胜利，而这也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它为后来的公社打下了基础。故事就在千家欢庆的锣鼓声里含笑地收场。

装帧、插图：吴静波

山 乡 巨 变 (下)

书号 1442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广 东 人 民 出 版 社 重 印

(广州光孝路17号)

字数 199,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9\frac{1}{4}$ 插页 8

1960年4月北京第1版 1964年3月(普)广州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0 册 定价 (3) 0.85 元

广东人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目 次

一	早起	1
二	社长	15
三	副手	25
四	分歧	39
五	老单	50
六	竞赛	61
七	女将	78
八	烂秧	96
九	大關	113
十	糾葛	126
十一	反目	139
十二	牛伤	153
十三	短見	165
十四	調查	179
十五	奔丧	189
十六	兩里	198
十七	插田	206
十八	漲水	221

十九	双擒	231
二十	认输	242
二十一	露底	254
二十二	震惊	265
二十三	欢庆	273

一 早 起

正月里的一个清冷的黑早，太阳还没有出来，东方山后的天上，几片浓云的薄如轻绡的边际，衬上了浅红的霞彩；过了一阵，山峰映红了；又停一会，火样的圆轮从湛蓝的天海涌出了半边，慢慢地完全显露了它的庞大的金身，通红的火焰照彻了大地；红光又逐渐地化为了纯白的强光。白天开始了。雾色的炊烟飘泛在家家的屋顶。鸡啼鸭叫，牛也赶热闹，按照它们各自不同的年龄、性别、体格和音色发出不很秀丽，但也不太难听的错杂的长鸣。

已经沾了春，地气不同了，雪花才停住，坪里、路边的积雪就都融化了。到处是泥巴。大路中间，深浅不一的烂泥里，布满了木屐的点点的齿迹和草鞋的长长的纹印，有些段落，还夹杂着黄牛和水牛的零乱的蹄痕。

初级化以后，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领导全国的农村又掀起了一番深刻、广泛的变化。在短短的期间以内，所有初级社都转成了高级社。和全国全省的各地一样，清溪乡的常青初级农业社，经过邓秀梅和李月辉一个来月不停不息的奔忙，并入了两个小社，扩进了一批单干，建成一个约有九百人口的高级社，还叫常青社；刘雨生被选为社长，谢庆元勉强当选为副社长。说是勉强，因为有一些社员开首硬不肯选他。为了这事，李月辉和刘雨生暗地里做了好多说服的工作。

在清溪乡里，高級化运动大致还順当。仅仅在山林归社这个問題上，他們碰到了一些微弱的阻碍。在这方面，刘雨生自己也遇到了心里和身外一連串的煩惱，特别是为了劝通有块茶山的盛佳秀，他費了一点点唇舌。

等到社建成，春耕开始时，社里又发生了新的情况，碰到了新的困难。这是因为，正像李月輝說的：“旧的皇历看不得，新的日历还没有出来。”

要照老办法，春初一开天，人們就各自赶着牛，搨起犁耙，到自己的田里去了。但是現在，社員們該到哪里去呢？田都入了社，要归社調摆。他們赤脚草鞋，系起腰圍巾，搨着鋤头或耙头，成群結队，去找社长刘雨生，听他排工。

到了刘家茅屋前面的茅封草长的地坯里，人們看見堂屋关闭了。双幅門上吊起一把小銅鎖。刘雨生不在。把肩上的家伙放下来，人們有的站在地坯里，有的走上阶磯，坐在竹凉床上，有一句、沒一句地扯起談来。亭面糊走去推灶屋的門，也关死了。他从門縫往里瞄一眼，就退了几步，坐在一盘磨子上，打个呵欠，說道：

“都起这样早，等他一个人。”

“是呀，耽誤人家的工了。”陈先晋答白。

“你說这个角色，到哪里去了？我从門縫里瞄了一下，灶里冷火悄烟的，只怕夜里都沒有落屋。”

“他还有空落屋呀？”高高大大、黑皮黑草的謝庆元粗声粗气說，声音有一点嘶哑。

“他不在，你也可以当家嘛。”亭面糊对謝庆元說。

“我当什么家？我还能当家？我是什么人？”謝庆元滿腹牢騷。

“你是副社长，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还不能当家？”亭面糊說。

“我不敢当。”謝庆元說。

“哪个不要你当了？”陈大春跳了过来，粗魯地质問。

“唉，唉，算了吧。”亭面糊劝道，“清晨白早，吵什么架？这个家你們都不当，由我来当吧。”

“那好极了，面糊哥，你当家，我好有一比。”龔子元冷冷浸浸，笑一笑說。

“好比何来？”亭面糊学着乡里說书的人的口气。

“好比无牛捉了馬耕田；好比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鋒。”

“你这个家伙，敢看不起我？”

“我哪里敢看不起你？我是說……”

“莫逗耍方了！”陈大春最看不慣龔子元，連忙岔断他的話，又問大家：“你們說，社长到底到哪里去了？”

“摆明摆白，一定是开会去了。”大春的老弟，孟春肯定說。

“开会去了？开什么会？我为什么不曉得？”謝庆元說，“告訴你們吧，昨天夜里是沒有会的。他只怕是跟亲家母开枕头会去了。”

“哈，哈，”草垛子那边，爆发了笑声。大家一看，那是龔子元。为了避开陈大春，他退到了草垛子脚下，手里拿着竹根子烟袋，說道：“开枕头会，这名目真好，真是有味，哈，哈，开枕头会，有味，有味。”

“不准你侮辱社长！”陈大春一手提鋤头，一手捏起拳头骨，大步赶过来。

“看样子怕要打人哪？”龔子元退后一步，背脊貼近草垛子，握住烟袋說。

“你再試試，看我打不打？”陈大春努起眼睛。

“大春，有样子沒有？”陈先晋过来，压制他大崽。

龔子元本来还想讲几句，眼睛一瞄，看見大春背后站着孟春。他想：“这个家伙跟他哥哥是一个娘胎里滚出来的，性子一样的暴烈。人家有帮手，好汉不吃眼前亏。”他捺住火气，强陪笑脸問：

“这话是我說起的嗎？”接着，又連譏帶諷地說道：“你們党团员真大公无私！謝庆元先說，你不敢奈何，只曉得来欺負我們这些非党员，是不是？”他眼皮子連眨几眨，看看大家臉上的神情。陈大春立即警觉，这家伙的話里含有挑撥党群关系的恶毒的用意，就按住性子，不再做声，慢慢走开了。这时候，亭面糊挨近謝庆元身边，低声問道：

“刘社长有个么子亲家母呀？在哪里？我为么子不曉得？”

“等你曉得，人家崽都生得不爱了。”謝庆元道。

“到底是哪一个呀？他为么子沒有告訴我？”

“人家悄悄搭个亲家母，为什么要告訴你呢？”

“我是怕他的对象不合适，又吵架子。看是不是要大家參謀參謀，民主一番？”

“这件事情不能讲民主，只能搞集中。”

两人的小話，到此为止，只听龔子元把竹根子烟袋在身边一块石头上响亮地磕了几下，对謝庆元說道：

“到茶时节了，副社长，这样呆等着有什么意思？我要走了。”

“你到哪里去？”謝庆元丢开大家，赶上龔子元。

“現路一条，回家睡觉。”龔子元掉轉脑壳，回了一声，又走

他的。

“急什么？一路走。”謝庆元掬起耙头，跟龔子元走了。

“沒有立場的家伙，做人家的尾巴，亏他是个副社长。”陈大春指着謝庆元背心。

“这号副社长，一扫把子打得几門角落。”孟春大声附和他哥哥。

“你再讲試試，死不諳事的家伙。”陈先晋喝罵他二崽。

沒有扶梢的，大春又摸不清首尾，不好調摆，只得听大家散了。大春跟他耶耶、弟弟和亭面糊一起，背着鋤头，走过菊咬筋的田塍路，望見他在赶起黃牯耕白水。

“还是他行，几早就干起来了。”陈先晋夙来欢喜菊咬筋勤快。

“他行，我們也不錯。”亭面糊說。

“錯是不錯，一个清早白耽擱，他倒已經耕翻一亩了。”陈先晋很不滿意这一早晨白白过去了。

“一亩田算得什么？我少歇一陣气就赶出来了。亲家，”亭面糊說，“你不能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風。”

“看，那边来人了，”陈大春抬头望着前面說。

“好像是刘社长来了。”陈孟春說。

大家往前边望去，只見不远的山边，一个戴青布制帽，赤脚草鞋，不高不矮的角色从从容容往墩里走来。

“社长，找你一个早晨了。到哪里貴干去了？”亭面糊笑着迎上。

“开一夜会，天亮才散。”刘雨生用手揉揉微現紅絲的眼睛，这样地說，“事情堆起了，又有人要走，忙着打移交。”

“哪个要走？”陈大春忙問。

“这事以后再跟你談吧，”刘雨生望大春一眼，又轉向大家，“你們怎么还没有出工，这样晏了？”

“烏无头不飞，你这扶梢的不在，他們都不敢当家，都只曉得在你地坪里清等，我好心好意要代替你調摆一下，龔子元又出来搗蛋。”

“謝庆元呢？”刘雨生問。

“他呀，你只莫問起，同沒事人一样，一点責任也不負。”陈大春說。

“他过来沒有？”刘雨生又問。

“来点了点卯，又跟龔子元走了。依得我的火性……”陈大春恨得咬牙。

“可惜一个早晨空过了。”刘雨生轉換話題，按住大春的火气，“你們都赶快檢場。先晋鬍子，你去赶起社里那条大水牯，去抄板田。”

“抄哪一丘？”陈先晋听到排工，心里有着落，十分高兴，連忙这样問。

“先抄李槐老的那丘干田。”刘雨生說，“佑亭哥你去耕白水，随便耕哪一丘都行。”

“用哪条牛？”亭面糊問。

“黑毛黄牯。孟春，你帶一个組去翻洋芋土。”

分派了工作的人陸續地走了，剩下陈大春呆在那里。他有点莫名其妙，急忙寻問：

“你怎么不派我的工？”

“你跟我来。”刘雨生含笑拍拍他肩膀，抓住他的手，边走边說：“你的工作不能由我分派了，老弟。剛才你不是問我，‘哪个要走’嗎？你就是一个。”

“調哪里去？”陈大春問。

“你猜猜看。”

“我猜不着。”

“株洲。好地方呀，嶄新的城市。論理，我們是不能放你走的，支援工业，沒有办法。你馬上收拾鋪盖，怎么不做声？不快活嗎？”

“沒有什么。”

“呵，我曉得了。是舍不得盛淑君吧？”

“不是。刘社长，你不曉得，我自从参加工作，就立下了一个志向，也可以說是一片小小的雄心。我要經我手把清溪乡打扮起来，美化起来，使它变成一座美丽的花园，耕田的人駕起拖拉机……你看，”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油紙包，打开油紙，拿出一張草图来，“这是我偷空画的清溪乡的未来的草图。画得不好，請莫見笑。”

“真有意思。”刘雨生和陈大春并肩看着这草图，笑着贊叹。

“你看，这里是机器站，这里是水电站，这里呢，是用电气挤奶的牛奶站，这里是有电灯电话，一套肃齐的住宅区，中間是花园，后山是果林。”

“有意思极了。”刘雨生又滿口称赞。

“这計劃还没有开始实行，我就要走了。”陈大春的眼睛放出一種明亮的，如痴似醉的光澤，望望对面的群山。

“你放心，”刘雨生把草图叠起，郑重地收进自己衣袋里，“交給我吧，只要我不調工作，我一定实现你这計劃。到时候，請你回来賞香花，尝果子。”

“那好极了。我去卷鋪盖。还有哪个去？”

“乡长才回，也要調动。”

“还有不有？”

“邓同志也去。”

“真的嗎？好极了。我邀他們同路去。”

“邓同志早已进城了。这回調她，我們本来不肯的。朱书记馬上整我們的風，說我們是本位主义，問我們是先国家呢，还是先乡社？李支书哑口无言。”

“还有哪个去？”

“还有符賤庚。”刘雨生不自觉地把头低了。

“他也去嗎？”陈大春感到意外，也有一点觉得屈辱的样子。

“他早就要求出去，李支书說：‘也好，让他到工厂去，鍛炼鍛炼。’每次见到我，他总有点子尷尬，我倒是沒有什么，我們的事又不能怪他。”

“是呀，”陈大春曉得刘雨生讲的是他和張桂貞的事。“說来好笑，他一見了我和盛淑君，也不自然。”

“可見这人还老实，劳力又强，你應該帮助他进步，莫抱成見。好吧，今天你不必出工了，跟爱人告告别，讲点私房話。”刘雨生笑了，他如今十分幸福，就更关心人們心上的种种：幸和不幸。

“沒有什么可讲的。”陈大春嘴上这样說，臉却紅了。

“沒有讲的，不要紅臉哪。”刘雨生笑着催他：“去吧，去吧，估計她会提出同走的要求，你就告訴她，这回不能去，乡里空了，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将来，你放心吧。”

“我有什么不放心？”

“我是說，将来把你們調到一块。現在你先跟爱人談一会，

再到社里来，把团支书的职务交代一下。走吧。我要去看洋芋种。”刘雨生走了。

陈大春想先回家，但不由自主，走到了盛淑君的家門口。爱人还没有过門，陈大春觉得不好意思直接就进岳家去。他不輕不重地咳了一声，走到紧挨盛家的一个邻舍的門口。这里喂了社里几只猪。走上阶磯，看見邻舍男子正在切猪草。

“猪喂得怎样？”陈大春好像是来检查飼养工作的样子。

“进来看看吧。”那男子連忙丢下切菜刀，站起身来，两手在腰圍巾上擦了一擦，滿臉笑容，迎接这位检查人。

伏在脚盆边上洗衣的邻家嫂子連忙起身到隔壁，告诉了盛媽。这位媽媽正在房里吸水烟，听到女婿过来了，欢喜仰了，連忙放下水烟袋，插起紙枚子，拍一拍身上，打算出来；但是又想，郎为半子，自己应该有一点做岳母的架子，就仍复坐下，拿起紙枚子，等了一阵，不見貴客进門来，她朝后臀房里喚：

“淑妹子，你在后臀搞些么子呵？还不出来呀？”

早晨，盛淑君和一群女伴，去找过社长。才回家不久，正在后房梳头发，听见媽媽叫，她跑了出来，手里正在編織一条沒有編好的黑浸浸的长辮子。

“叫我做什么？”

“你看看外边是哪个来了？”

盛淑君一溜烟地跑出了大門，看見陈大春站在隔壁大門口，嘴里在跟人打讲，眼睛却望着这边，分明早已看見盛淑君，却装做沒有看到似的，扭轉臉去，对那人說：

“猪长得太慢。”

“飼水不足，有什么法子？”

“你应当割一点莧菜，来拌老糠。”陈大春心不在焉地說道。

“什么？你說什么？这时节有什么莧菜？”那人正在疑問間，一眼看見盛淑君从自己屋里跑到这边来，他哈哈大笑，連忙說道：“难怪你神不守舍，冷天要割莧菜了，你原来不是来看猪，是来看人的。你們談吧。”那人走了。他的堂客也帶着孩子走开了。

盛淑君背靠邻舍的大門框子，一边仍旧編辮子，一边紅着臉，假借媽媽的名义邀請道：

“媽媽要你到家里坐坐。”

“不，有件事情告訴你。”

“什么事呀？”

“要紧的事。”

“到底是什么事嘛？”盛淑君急了。

“我調工作了。”陈大春瞄瞄对方的略胖而又微黑的圓臉的側面，这样開門見山地說了。他的嘴是不知道拐弯的。

“調哪里去？”盛淑君吃了一惊。

“到株洲去。”

“真的嗎？我只不信。”盛淑君說。

“哪一个哄你？”

“我也要去。”盛淑君噘起嘴巴，略微显出一点嬌憨的神态。

听了她这个要求，陈大春想：“刘社长料得真准。”就重复刘雨生的話，来安撫她了：“这次你不能去，株洲路不远，来往很方便，而且将来……”

不等他說完，盛淑君把編好的辮子往背后一摔，潑潑刺刺

地說：

“什么将来不将来，我要去，要去，馬上跟你一起走。”說完就離開門邊。

“你到哪里去？”陈大春想把她拖住，忽然又把手縮回，只跨過一步拦住她去路。

“我去找社長，倒要問問他，只叫你去，不許我去，是什麼道理？”

“工作上的道理，這裡需要你。”

“這裡不需要你嗎？多了你嗎？你這個團支書，說話好沒有分曉。不跟你讲了，我去找人去。”

被盛淑君搶白了几句，有點子气了，陈大春劈臉就問：

“你是個團員不是？”

盛淑君沒有答白，陈大春又說：

“是團員，就應該遵守紀律，服從調配，叫你留在哪裡工作，死也要留在哪裡，你还是這個自由主義的派頭，當初何必入團呢？”

一席“硬八尺”，說得盛淑君低下腦壳，不再做聲了。同去無望，兩人的前途又不知怎樣，心裡不禁涌出一股酸楚的离情，她哭了。

“淑妹子，站在外頭風肚里，不怕冷嗎？進來坐吧。”盛淑君媽媽从房裡出來，在階磯上說。接着，她朝大春看一眼，好像是才曉得他來了一樣，微微一笑道：“呵，大春你來了，到屋裡請坐。”

大春对她點頭笑一笑，算是招呼了，他沒有叫她。他還不知道叫她什麼好，喚“媽媽”似乎早一點，又不習慣。

他們品排走進了大門，沒有進正房，一徑來到灶屋裡，坐

在灶下一条长凳上。看见女婿大模大样地，对她只笑笑，一点不亲热，她也懒心懒意了，自己进房，鼓冬鼓冬，抽水烟去了。

在灶脚下，大春弓着他的横实的腰子，拿起火杈子，在铺满炉灰的地上画来画去。盛淑君起先是背靠着，好像在生气。过一阵，问到邓秀梅也走，她说：

“你们倒好，都走了，社里乱糟糟，单叫我们背起这面烂鼓子。”

“没有都走嘛，社长还在，支书也不动，他们两人都是好角色，一个踏实，一个稳当。”

盛淑君没有做声，起身往外走。陈大春跟在背后，相隔尺把远。淑君妈妈站在房间里，隔着护窗板，望见他们走过了地坯，连忙叫道：

“淑妹子，你回不回来吃早饭？”女婿的大模大样使她心里不暖和，她故意不跟他招呼。

“不了，妈妈你不要等我。”盛淑君回答一声，出了门头子。

“你到哪里去？”陈大春问，相隔还是那么远。

“你管我。”盛淑君头也不回。

“那就少陪了，我要去找李永和。我们分路了。”陈大春打算走另一条路。

“你站住。”盛淑君转过脸来命令道。陈大春看见她的眼睛潮湿了。他走拢来，自己心里也动了，语言显得格外地柔和：

“何必呢？又不是小孩，哭脸做什么？”

被他点破，盛淑君的眼泪涌出更多，一双一对滚落在她的花衣的鼓起的胸前。陈大春又走近一步，盛淑君扑到了他的肩上。